青莊館全書卷之二十三

編書雜稿目錄三

宋史筌金列傳

宋史筌蒙古列傳

青莊館全書卷之二十三

青莊館全書卷之二十三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達城 徐晩輔 澗松 輯

編書雜稿 三

宋史筌金列傳

完顔阿骨打改名旻漢姓曰王劾里鉢第二子母拏懶氏其先出靺鞨靺鞨本號勿吉郎古肅愼地也唐初有黑水粟末两靺鞨俱附高句麗粟末靺鞨姓大氏後爲渤海國黑水靺鞨受唐爵役屬于渤海後附

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契丹
號生女真避遼主宗真名改稱女真生女真後為金
其始祖函普年六十餘從高麗來居完顏部僕幹水
娶老婦人年亦六十生二子一女追謚景元皇帝子
烏魯謚德皇帝烏魯子跋海謚安皇帝跋海子綏可
定居于安出虎水之側廟號獻祖子石魯嗣遼官以
惕隱稍用條教民頗聽從廟號昭祖子烏古迺嗣諸
部皆服屬遼以為女真部族節度使廟號景祖第二
子劾里鉢嗣性嚴重有器量謚聖肅皇帝廟號世祖
第頗淑嗣廟號肅宗第盈哥嗣字吾魯完廟號穆宗

烏雅束嗣字毛路劾里鉢長子也廟號康宗自烏古迺至烏雅束皆襲節度使陽附遼而陰叛之至阿骨打竟滅遼遼主洪基時五色雲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司天孔致和曰其下當生異人初紇石烈部阿踈阻兵為難盈哥伐之阿踈訴于遼遼因留之每歲遼遣使市海東青于海上道出境內徵索無藝常以此二事為釁阿骨打襲烏雅束為節度使屢索阿踈而遼不許政和四年阿骨打數遼罪進軍連戰大破之五年稱帝且曰遼取賓鐵之堅為國號然鐵亦變壞惟金不變完顏尚白而況所居為安出虎水耶

於是國號大金其國語謂金曰安出虎遼主延禧遣使議和阿骨打攻黃龍府轉戰阿屢崗盡殪遼兵七萬八延禧遣使諭降阿骨打報書亦如之延禧遂自將出長春路阿骨打追擊于護步荅岡遼兵大潰六年擒遼東京叛將高永昌殲之七年禁同姓爲婚犯者杖而離之遣使求封冊于遼重和元年帝遣武義大夫馬政約夾攻遼克遼之後願還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阿骨打遣使報聘曰所請之地當與夾攻得者有之宣和元年阿骨打遣李善慶散覩同馬政來修好帝遣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阿骨打遣慶歸且

語之曰汝皇果欲結好而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帝擬
撒覩閭練使及還阿骨打恚杖之初高麗求醫帝命
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
以為苟存契丹猶足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宜早為
備延禧遣使冊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以冊
文違禮遣使責之須女真字谷神所造也二年帝遣
趙良嗣議取燕雲地阿骨打以遼飾虛辞欲緩師進
兵克上京遣使來議攻遼及歲幣帝遣馬政報之三
年遼都統耶律余覩來降四年使余覩為鄉導侵遼
克中京延禧走雲中完顏宗翰取西京宗翰者粘沒

喝也婁室招降天德等州獲阿踈遼宗室淳稱帝遣
使乞爲附庸不赦阿骨打遣使約夾攻遼帝命宣撫
使童貫應之貫使种師道次白溝敗績詔班師完顏
宗望追延禧于烏里質驛延禧遁宗望者斡离不也
阿骨打自將侵遼次燕京遼知樞密左企弓等降初
帝遣趙良嗣　議求山前後州阿骨打只許山前六
州帝復遣良嗣求營平灤三州五年初良嗣議地阿
骨打以爲燕祖六百萬宋止可取一百萬不然還我
涿易及常勝軍良嗣曰御筆許二十萬不敢擅增良
嗣還阿骨打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帝復

遣良嗣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貫每歲更加燕京代
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朝生辰交易
阿骨打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帝命童貫蔡攸
入燕受所歸六州宗望大破延禧軍于白水濼延禧
走雲内乞為為弟若子量賜土地不許延禧子雅里
稱帝于西北部尋死阿骨打殂于部堵濼阿骨打知
人善任減省租稅計無遺策兵無留行年五十六僭
位九年改元曰收國曰天輔謚大聖武元皇帝廟號
太祖墓號睿陵母弟吳乞買立　吳乞買更命晟劾
里鉢第四子遣闍母擊張瑴敗之以瑴歸命故也帝

命殺鼓亟首畀之吳乞買欲獻山後地宗翰勸止之
止以武朔二州來歸慶元寺僧獻佛骨却之六年夏
主遣使稱藩受割與之地吳乞買遣使索良嗣所許
二十萬石宣撫使譚稹不與之兵釁始開初延禧遁
于夏國至是還居于烏敵烈部謀出兵收復戰敗走
陰山七年婁宿等追獲延禧于應州封海濱王耶律
大石稱帝于起兒漫宗望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
勸吳乞買南侵於是遣宗翰等大舉入冦童貫自太
原逃歸宗翰陷朔代二州宗望入薊州藥師以燕山
叛降以為鄉導帝以冦深禪位于太子桓自稱道君

皇帝靖降元年宗望渡河陷滑州薄都城帝遣李梲議和宗望約割三鎮增歲幣稱伯姪帝遣康王構少宰張邦昌為質又遣宇文虛中更以肅王樞為質康王及邦昌還宗望退師留軍圍太原尋解圍高麗王王楷奉表稱藩先是朝廷留吳乞買使者蕭仲恭為質其副趙倫給以為金國耶律余覩須契丹兵願歸大國帝信之以蠟書付倫致余覩倫還吳乞買遣宗翰等入寇河東察訪使張灝等皆敗績帝遣王雲議緩師許以三鎮賦稅宗翰陷太原執經略使張孝純遂乘勝渡河不復言三鎮遣人言欲盡得兩河地進

屯都城下宣言議和乃退帝幸宗翰軍奉表請降二年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冊立張邦昌為楚帝宗翰等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北去康王即皇帝位建炎元年帝使傅雱通問二帝安置邦昌于潭州尋賜死宗望聞帝即位議歸上皇講好宗翰不許會宗望死事遂中輟旹宗翰專權吳乞買不能令焉帝如楊州吳乞買聞之遣宗翰等大舉入寇連破州縣初二帝在中京至是遷于上京以素服見阿骨打廟封上皇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已而徙于韓州諸宗室從臣皆遣之惟秦

檜不與徙後逃歸主和議韓昉等始撰國史三年宗翰寇楚州帝渡江宗翰還雲中帝遣洪皓遺宗翰書願去尊號比于藩臣完顏宗弼入寇禁民漢服又令髠髮不如式者殺之宗弼者兀朮也宗弼等分兵而南帝如越州宗弼渡兵四年翰企先始制國禮宗弼建為岳飛韓世忠所敗奔還鎮江吳乞買徙二帝于五國城冊立劉豫為齊帝紹興元年吳乞買遣耶律余覩攻耶律大石于漢北宗弼寇和尚原為吳玠吳璘所敗二年余覩謀叛殺之遂大殺遼宗室三年撒离喝寇興元為吳玠劉子羽所敗宗翰遣人議畫江

以益劉豫四年吳玠吳璘大敗宗望于仙人關撻不野等寇大儀為韓世忠所擒五年吳乞買殂吳乞買不好弋獵不嗜聲樂經國規模綽有可觀年六十一備位十三年改元天會謚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墓號恭陵阿骨打孫合剌立　合剌改名亶豊王繩果子母蒲察氏初吳乞買弟杲死宗翰等以諳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合剌吳乞買不得已從之吳乞買嘗居是官傳于杲蓋儲嗣之位也諭劉豫自今稱臣勿稱子上皇崩于五國城遣使致祭賻六年追尊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七年初吳乞買召宗翰為相遂

失兵柄及其素善尚慶裔以贓將死宗翰哭之與訣
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嘗教之叛也宗翰
憂悶絕食而死廢劉豫為蜀王初用大明曆楊級所
造也八年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遣張通古等議和
許返河南地稱江南詔諭使時劉豫既廢亶欲立淵
聖皇帝于南原以和成而止九年朝參初用朝服蒲
盧虎自以吳乞買長子跋扈尤甚與撻懶謀叛伏誅
帝遣王倫請還梓宮亶拘倫不遣後欲授職自殺十
年宗望撒离喝分道入寇吳璘敗之于扶風劉錡敗
之于順昌岳飛大破宗望走之立孔子廟于上京以

四十九世孫璠爲衍聖公十一年宣初御衮冕楊沂
中劉錡大破宗望軍于柘臯追封上皇爲天水郡王
改封淵聖皇帝爲天水郡公宣親祭孔子謂侍臣曰
朕幼年遊佚不知志學深以爲悔自是讀尚書論語
五代遼史宗望遣蕭毅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
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
宮太后馬淵聖皇帝請本品俸宣賜之十二年帝遣
何鑄致誓表宣遣劉答歸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
宮皇太后韋氏以衮冕圭冊冊帝曰咨爾宋康王構
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用勒我師十有

八年斯氏何罪天其悔過誕誘甫褭封秦押至顧列
藩輔今毋甬為帝永為屛翰嘗荒于酒大臣入諫輒
飲以酒曰知卿等意明日當戒因復飲十六年寘殺
其子魏王道濟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虚中虚中以使
臣来留仕至是及焉十七年寘后裴滿氏于政寘為
其所制縱酒沈酗至手刃殺戶部尚書宗禮等九人
與蒙古講和其首自稱祖元皇帝十九年寘殺其弟
胙王常勝以秉德等謀推戴也因積怒殺其后裴滿
氏召胙王妃撒卯入宮平章亮與平章秉德等弒寘
自立寘初立敬禮大臣吏清政簡及至末年内制強

后酗酒妄殺以致于七年三十一僭位十五年改元曰天眷曰皇統追廢為東昏王後謚孝成皇帝廟號熙宗墓號思陵　亮字元功本名迪古乃阿骨打庶孫遼王宗幹第二子母大氏為人僄急殘忍亶既嗣位輒懷覬覦歷拜平章政事都元首亶亦猜疑亮不自安遂行纂弒二十年遣使納徽宗王帶于帝其臣張仲軻曰此稀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姑置諸外府大殺其宗室吳乞買宗翰子孫無遺類二十一年初置國子監帝遣巫伋為祈請使使請迎淵聖皇帝亮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

而退大營宮室于燕京一殿之費億萬諭朝官稱疾
者尚書省令監察御史與太醫同診視無實者坐之
納其叔母及宗婦姊女于宮後又納諸從姊妹二十
三年遷都燕京改為中都特賜賢妃唐括氏家奴孫
梅進士及第二十五年初亮遷都獨留其嫡母徒單
后於會寧后常憂懼至是迎來使左右持杖亮跪曰
久失溫凊願笞之后叱杖者退亮事之外極恭順見
者以為至孝二十六年淵聖皇帝崩于五國城二十
八年亮謂宰臣張仲軻曰伐宋當以何罪對曰宋人
買馬修器械招納叛亡豈得無罪亮喜曰朕聞宋有

劉貴妃姿甚美艷今可一舉而得之滅宋然後討平
高麗夏國參知政事李通與仲軻多逢其意惟翟永
固切諫不聽遂遣張浩等營汴京宮室二十九年太
醫使祁宰上疏諫伐宋殺之三十一年初柳耆卿作
望江南詞極言臨安景物繁華其詞流播亮因而羨
慕至是遣王全賀節謂全曰見宋主面數買馬招亡
之罪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厲聲詆責蓋欲激怒以
爲南侵之名也全一如其言復曰趙桓今已死帝始
聞淵聖皇帝崩亮還都汴京亮嫡母徒單氏數諫亮
南侵亮使侍婢高福娘弑之自將三十二揔管入寇

渡淮知海州魏勝迎擊敗之東京留守烏祿稱帝于遼陽暴揚亮弑逆大罪數十事烏祿妻烏林荅氏儀容整肅亮召之烏林荅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我我當自勉不以相累行至良鄉得間自殺亮進兵渡江魏俊大破之亮將趨揚州屯于瓜步洲都統制耶律元宜殺亮自為副大都督遣人議和亮年四十僭位十三年改元曰天德曰貞元曰正隆降封為海陵郡王謚曰煬後廢為庶人　烏祿更名雍阿骨打孫父宗輔母李氏體皃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性仁孝明達善騎射初封葛王進爵曹國公亮淫虐日甚

雍為李石等所擁立三十二年諭宰執曰朕涖阼九
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朕豈有倦怠帝遣
洪邁賀即位書用敵國禮雍拘三日始遣還遣五斤
大舉入寇圍海州魏勝擊卻之遣僕散忠義入寇諭
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古可罷兵隆興元年李撒
與李顯忠戰于符離大破之紇石烈志寧貽書三省
求海泗等四州及歲幣稱叔侄還中原歸正人即止
兵帝遣胡昉議和以不許四州被拘尋遣還二年諭
宰臣曰卿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未嘗及也如此
則宰臣之任誰不能之命進兵渡淮陷楚州大有年

斷死罪止十七人乾道元年帝遣魏杞議和國書稱姪宋皇帝御名再拜奉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姪宋皇帝不稱闕下雍命罷兵三年罷地衣有龍文者禁服用金線諭諸路朕所幸郡邑曾經宴寢堂宇不須回避仍舊居止四年諭宰臣曰朕治天下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補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正行道揚名之皆苟或偷安雖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如何又諭曰卿等舉用人材已素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避忌又曰

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御史刺舉善惡六年夏國臣任得敬脅其主仁孝使上表中分其國雍曰彼劫於權臣遂不許却其貢物七年以一品禮葬欽宗于鞏洛之原九年御睿思殿命歌女真詞顧謂其子曰漢人風俗不如女真純實至於文字言語或不通曉是妄本也禁女真人毋得譯為漢姓淳熙二年高麗叛臣趙位寵舉四十餘城請來附不納三年雍與羣臣從容論古今曰經籍垂教無不盡善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真舊風雖不知書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義款曲皆出自然與古書

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按鷹高橋見道側醉人墮驢而臥命左右扶而乘之送至其家諭太子諸王曰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勿爲妄費因舉所御衣曰此已三年尚甬完好汝宜識之四年諭宰臣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忌或勝己不爲汲引六年時上下多奉釋老邀福雍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語宰相曰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必報以福十年以女真字孝經千部分賜護衛親軍十二年雍宴宗室宗婦于上京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

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不易得也婦女羣臣以次起舞雍曰吾為汝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慨想祖宗宛然如覩歌畢泣下因曰太平歲久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太子允恭卒命太子妃及諸皇孫執喪并用漢儀十三年語宰臣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常膳止四五味已厭飫之比初即位十減七八宰臣對以天子不同餘人雍曰天子亦人耳枉費安用十四年問所進御膳味不調尚食局直長言臣偶聞老母病劇私心憒亂如喪魂魄有失嘗視臣罪萬死

雍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俟平愈乃來十五年禁女真不學南人衣裝十六年雍祖雍雖由勸進而立然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家給人足人稱小堯舜三年六十七僭位二十九年改元大定謚仁孝皇帝廟號世宗墓號興陵孫璟立　璟小字麻達葛允恭子母徒單氏初封金源郡王進封原王允恭卒冊皇太孫至是嗣位命學士院進呈漢唐便民事及當今急務紹熙元年初設應制及宏詞科二年勅以科目近多得人因尚書省奏增取進士令後有司會試程文但合格者取之毋限人數禁伶人不得以歷代

帝王為戯三年語宰臣朕欲任官令久于其事使中
材之人久于其職事既熟終亦得力若今日作禮官
明日司錢穀雖間有異材事亦難辦爾等當悉朕意
定宣聖廟春秋釋奠諭尚書省求博物多知之士禁
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周公孔子之名亦令
回避四年叅知政事胥持國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
幸持國知璟好色以秘術干之與妃表裡擅政翰林
應奉趙秉文上書論之下獄鞫之尋特宥之五年購
求崇文總目所闕書籍慶元二年初行區種法受百
官賀勅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六年定本

國婚嫁禮居祖父母父母喪并妻喪服内婚娶聽離制定進士及承蔭人試弓箭格嘉泰元年禁放良人不得應諸科舉子孫不在禁限勅官司文子避始祖以下廟諱小字犯者論如律又禁廟諱同音字勅有司購遺書宜償其價以廣搜訪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官為謄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半直二年遣完顏璹等為賀生日使戒以兩國和好不宜爭細故傷大體定國運為土德臘用辰三年令士庶陳言可悉令詣闕量與食直給居官舍使臣完顏阿魯帶還言宋朝權臣韓侂胄將謀北侵環慫以為生事啓之

敕沿邊增戍禁襄陽榷場邊釁始開四年始祭三皇五帝四王及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康宣王漢高文景武宣光武明章帝唐高祖太宗十七君命令宋元吉等編類陳言文字其言涉宮庭若大臣省臺六部各以類從凡二千卷開禧元年環聞朝廷將用兵命平章僕散揆會兵于汴以備之揆移文責敗盟三省樞院答已黜生事之邊臣亦罷所置兵環聞之令輟軍時朝廷連遣兵攻破郡縣環遣完顏太平等備之二年諭彰德守臣護韓侂胄祖琦墳禁樵采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遣僕散揆等分兵九道

八冠揆遂渡淮江表大震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降璟後封曦爲蜀王僉書樞密院事丘崈遣人詣揆軍議和揆退軍下蔡蒙古奇渥温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三年侂胄遣王柟于完顏匡軍議和嘉定元年璟令匡移書索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時侂胄已伏誅帝命函其首及蘇師旦首遺璟以易淮陝地師旦贊侂胄用兵故也璟諭匡等罷兵璟殂璟承雍之治平日久正禮修法典章文物燦然成觀羣臣章數十上請尊號固却不受可謂有志於治然婢寵擅朝傳授非人金源氏從此衰矣年四十一僭位十九年改元曰

明昌曰承安曰泰和謚英孝皇帝廟號章宗墓號道陵叔永濟立　永濟本名允濟小字興勝雍第七子母李氏長身美鬚天資儉約初封薛王歷封衛王璟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及殂完顏匡等定策立之二年初璟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永濟意奏賈氏免乳今已逾期范氏醫稱胎形已失永濟乃以璟元妃李氏令賈氏虛稱有娠與范氏并賜死今儒臣編續資治通鑑三年遣使蒙古告即位鐵木真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遂與

之絶四年蒙古大舉來侵攻侵西京諸郡縣望風迎
降遂溥中都尋引去六年遼人耶律留哥仕為北邊
千户附于蒙古自立為遼王右副元帥紇石烈胡沙
虎叛自稱監國以兵逼永濟出居衛邸遣黄門入收
符璽尚宮左夫人鄭氏守璽不與厲聲罵曰若輩宮
中近侍君難不死反為逆竪奪璽耶遂瞋目不語胡
沙虎使宦者李思中弑永濟迎昇王珣立之廢永濟
為東海郡侯後復衛王謚曰紹僭位五年改元曰大
安曰崇慶曰至寧　珣本名吾睹補後名從嘉允恭
庶長子母劉氏初封温國公歴封昇王為胡沙虎所

擁立蒙古兵圍中都右監軍术虎高琪出戰敗恐為
胡沙虎所殺遂誅虎諫議張行信上䟽曰胡沙虎握
兵行弑當是時惟鄯陽石古乃帥衆赴闕論其忠烈
食禄者當愧陛下亟冝褒顯少慰貞䰟胡沙虎今雖
已死罪名未正合暴其惡削爵緣坐珣削虎爵封鄭
氏資明夫人贈爵石古乃蒙古兵焚掠十餘郡而去
七年以衛王女為公主請和鐵木真許之珣遷都于
汴京鐵木真怒其既和而遷都進兵拔北京濰州賊
李全兵起八年中都被圍都元帥完顏承暉作遺表
仰藥而死中都遂陷十年髙琪勸珣八寇以廣土地

犯襄陽及隨州為孟宗政等所敗十一年完顏斌焚
大散関統制王逸追斬之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
輔太子守緒會師入寇十二年蒙古兵南下降附者
凡三十餘城高琪擅作威福使奴殺其妻因殺奴滅
口珣知其姦遂誅琪十三年夏人取會州遣使如夏
議和十四年蒙古木華黎大破合達於延安十六年
珣殂珣勵精圖治勤政憂民然性本猜忌舉措失當
年六十一僭位十一年改元曰貞祐曰興定曰元光
謚聖孝皇帝廟號宣宗墓號德陵子守緒立　守緒
本名寧甲速又名守禮珣第三子母王氏初封遂王

後立為皇太子十七年有麻衣男子望承天門且笑
且哭曰笑將相無人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寘重典守
緒曰近詔草澤真言雖涉譏訕不坐惟以君門非笑
哭之所可重杖而遣之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侵夏
主遣使修好稱弟不稱臣寶慶元年立褒忠廟祀死
節士十有三人命趙秉文楊雲翼作龜鏡萬年錄二
年設益政院于内庭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為説書
官日二人直備顧問雲翼博學直言與趙秉文為時
所重三年遣使請和于蒙古鐵木真滅夏紹定元年
蒙古兵入大昌原提控陳和尚大敗之四年蒙古兵

逼汴京五年蒙古兵大破完顏合達于鈞州因殺之陳和尚言于蒙古軍曰我金國大將陳和尚也大昌原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斫足劃口至死不屈鐵木真將北還諭守緒出降守緒遣曹王訛可為質速不臺怒攻城凡十六晝夜守緒以金帛賂之速不臺許退兵守緒懼蒙古兵再至遂括汴京粟賣官又令民買進士第蒙古遣使議夾攻金帝命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汴京食盡守緒向河朔速不臺復進圍汴京六

年蒙古兵追守緒守緒走歸德安平都尉崔立作亂于汴
京以衛紹王太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自為太師元帥
蒲察官奴作亂大殺朝官崔立降于速不臺遂以后
妃宗室男女及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涉醫流江匠
赴青城速不臺殺從恪荊王守純及族屬而送后妃
等于和林在道艱楚尤甚于徽欽之旹守緒誅官奴
留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遣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
行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戒飭邊將無犯南界今
乘我疲弊為謀亦淺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
及我我亡必及于宋卿其曉之朝廷不許孟珙塔察

紀合攻西城克之守緒謂侍臣曰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惟祖宗傳祚至我而絕與荒淫暴亂等為亡國因此介介於懷亡國之君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朕志已決不至於此端平元年守緒傳位于元帥承麟承麟劾里鉢之後白撒弟也孟珙入城守緒自經于幽蘭軒僭位十一年改元曰正大曰天興忽斜虎赴汝水死孛术魯等五百餘人皆從死承麟入哭曰先帝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遂謚哀宗諸禁近舉火焚其屍奉御絳山收骨將瘞之孟珙乃與塔察兒分其骨後藏于大理獄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

金之壤地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北火魯火疃謀克地為邊右旋入秦州而西經臨潢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黄河歷葭州出積石之外自積石南左折而東逾洮州循渭至大散關北并山入京兆以至唐鄧劃淮中流為界建五京置四十摠管府是為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坊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陞軍為州陞堡鎮為縣則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上京即安出虎水名金源亦稱會寧府

東京即遼陽府渤海古地北京即大定府遼之中京
西京即大同府中都即燕京亮遷都南京即汴京珣
遷都俗本鷙勁人多沈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
保伍技盡銳兵無事則力耕給衣食有事則苦戰致
俘獲勞筋骨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故一朝奮
起以寡制衆及其極盛宗族猜疑將帥攜貳竟至於
亡其軍制凡騎步自備糗仗部長曰孛菫行兵則稱
曰猛安謀克猛安者千夫長謀克者百夫長後以三
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其刑法舊俗輕罪皆以
柳葼殺人及盜劫者擊其腦殺之没其貲以十之四

兩忽并似忽

入官其六儐主併以家人為奴婢後漸叅用隋唐遼宋之法設科亦因遼宋制稱其官長曰勃極烈其冣尊者曰諳班勃極烈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凡此諸號至亶更定官制皆廢之惟鎮撫之官曰禿里烏魯國之下有掃穩脫朶詳穩之下有麼忽習尼昆此則不廢其餘皆遵遼宋之舊因遼舊俗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其君臣朝服公服祭服及后妃命婦之服皆用宋制而其常服則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靴吐鶻帶巾用皂羅若紗為之上結方頂

折垂于後頂之下際兩角各輟方羅經二寸許方羅之下各附帶長六七寸當横額之上或為一縮襵積賛纓者於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貫大珠帶旁亦綴珠結綬長半帶垂之其衣色多白三品以皀窄袖盤領縫腋下為襵積而不缺袴其胸臆肩袖或飾以金繡其長中骭取便於騎吐鶻帶玉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置前大者施後左右有雙鉈尾納方束中其刻琢鶻鵝花卉熊鹿山林左佩帨右佩刀婦人服襜裙多以紫黑上徧繡全枝花周身六襵積上衣曰團衫用黑紫或皀紺直領左

衽掖縫兩旁複為雙襇積前拂地後或地帶用紅黃

年老者皂紗籠髻散綴玉鈿此皆因遼服許嫁之女

服用紅或銀褐明金對衿綵領

論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阿骨打吳乞買威制中國

效遼故事立楚與齊委而去之宋朝不競遂失故物

亶亮暴虐幾墜舊業雍施仁政休息生民金之延祚

百有餘年由其德化締結人心故也璟志存潤色而

稗政日多民力浸渴至於永濟亡徵已見珣既南渡

棄厥根本自速土崩守緒圖存力盡乃斃肰在禮國

君死社稷今始見焉可無愧矣

宋史簽蒙古列傳

奇渥温鐵木真也速該于四月倫蒙古部人十一世祖曰脫奔咩嘿犍妻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夢有白光化金色神人趨卧榻遂驚覺有娠生子曰孛端叉兒歷四世曰海都始為君長列營帳于八剌合黑河上講部歸之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修貢遼金役屬于韃靼傳五世至也速該并吞諸國攻塔塔兒部獲其長鐵木真還次跌里温盤陀山妻月倫適生子因名曰鐵木真志武功也速該死追謚烈祖神元皇

帝鐵木真沉渓有大略寛恵御衆族人泰赤烏合七部来侵鉄木真破走之泰赤烏部衆悉來附時塔塔兒叛金鐵木真會金師殺其渠長金主以功授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乃蠻太陽可罕與諸部来侵鉄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可罕遂攻西夏大掠而還開禧二年大會諸部長建九斿白旗即帝位於斡難河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可汗先是金帝遣衛王永濟于靖州受鉄木真之貢永濟奇其状皃歸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鉄木真聞而憾之至是議伐金以木華黎愽甫术為左右萬户因撃滅乃蠻部三年侵西

夏克斡羅孩城嘉定二年畏吾兒國來歸鐵木真自將擊西夏夏主李安全納女請和三年初金主永濟欲俟鐵木真入貢害之至是覺之遂與金絶數侵掠其西北鄙四年自將伐金金主請和不許遂薄燕京尋還遣皇子术赤察合台窩闊台分徇雲内東勝等州下之五年自將圍金西京中流矢撤圍遣別抜金東京六年敗金師于五回嶺抜涿易二州發兵三道逼中都七年圍中都欲其力守自困責金鎬師為和金主珣請以永濟女結婚鉄木真遂北還金主遷都汴京留其子守忠于中都鐵木真怒其既和而遷遣

石抹明安等圍中都金主召守忠還汴京鐵木真遣木華黎擊遼東八年明安拔中都金主遣使求和鐵木真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兎吾已盡取之獨餘一兎舍之何害撒沒喝恥於無功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去帝號獻諸城當封汝為王金主不從鐵木真授覇州降將史天倪右副都元帥侵金取平州十年以木華黎為太師封魯國王統領蕃漢諸軍建行省于燕雲諭之曰太行以北朕自經略以南卿自勉之十一年遣兵伐西夏夏主李遵頊出走西京鐵木真既定燕都得遼宗室耶律楚材留侍左右契丹六

哥據高麗江東城遣哈真札剌章師平之高麗王王
瞮請歲貢方物十二年西域殺使者鐵木真自將征
之擒其酋哈只兒十三年鐵木真克斡脫羅兒城木
華黎略地至蒲城金桓山公武仙以真定降史天倪
說木華黎曰大兵所過抄略不厭非王者弔伐之意
木華黎善之下令禁俘掠十四年鐵木真克卜哈兒
薛迷思干等城駐兵鐵門關閭在撒馬兒國金遣使
九和稱爲兄不許帝遣蒲夢王來鐵門請和木華黎
取鄜州耶律楚村進庚午元曆鐵木真以楚村邃天
人之學顧謂皇子窩濶台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

國庶政悉以委之必無負也十五年鐵木真拔塔里寒寨摛滅里可汗金遣使請和來見鐵木真于回鶻國十六年鐵木真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譯官掌印官也十七年鐵木真至東印度國有一角獸綠毛鹿身馬尾能人言曰宜早還鐵木真驚問耶律楚材對曰獸名角端能四方言性惡殺好生殆天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鐵木真即王班師寶慶元年鐵木真還行宮凡七年始歸武仙以真定叛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討仙走之仙尋據真定二年鐵木真以夏國納仇人及不遣質子自將伐之駐兵監

州史天澤擊走武仙仙復降金後爲戍卒所殺窩闊
台圍金汴京三年鐵木真避暑六盤山金主遣使請
和鐵木真謂羣臣曰朕自去冬許不殺掠遽忘下詔
邪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夏主李晛降
夏遂亡鐵木真殂于薩里川臨死謂左右曰金精兵
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
宋金世讐定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
徵兵潼關朕千里赴援人馬疲弊破之必矣後竟如
其言年六十六僭位二十二年謚聖武皇帝廟號太
祖族起連谷第四子拖雷監國一年　窩闊台鐵木

真第三子毋弘吉剌氏鉄木真以功多遺命立窩濶台紹定三年始自霍博之地来赴喪時拖雷監國已踰年耶律楚材曰宗社大計宜早定拖雷命擇日楚材曰日無良於今日遂召諸王百官奉窩濶台即位于和林立朝儀頒法令金主遣使歸賵窩濶台却之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間吾何能忘也遂議伐金三年窩濶台自將伐金拔韓城蒲城初鐵木真征西域倉庫儲之羣臣咸言漢人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楚材曰天下之廣何求不得誠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酒醋塩鐵山澤之利何謂

無府叔至是楚材奏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因進說周孔之教由是文臣漸進用四年窩濶台將合南北軍攻汴京命拖雷先趨寶鷄遣行人速不罕假道于朝廷且請兵至泗州統制張宣誘殺之拖雷聞之怒曰宋自背盟曲直有歸始立中書省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拖雷入大散關略地至西水縣還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高麗殺使者遂命撒禮塔擊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瞮請降撒禮塔設官分鎮其地而還窩濶台拔河中五年窩濶台攻下蔡汝等州速不台圍汴京金主遣弟訛可來質

請和窩濶台北還高麗殺所置官吏徙居江華島遣行人唐慶至金諭降金殺之撒禮塔復擊高麗中矢死六年金主奔歸德崔立以汴京降金主奔蔡塔察倪圍之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封衍聖公帝遣荊鄂都摠孟珙以兵糧來助端平元年金主守緒傳位于承麟自經死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遂以陳蔡東南地歸之朝廷帝圖復三京遣淮東制置使趙葵等會兵趨汴京速不台決黄河淮之蔡等棄汴走二年遣子貴由侵西域濶端寇秦鞏諸王口溫不花寇江淮唐古侵高麗三年從耶律楚材言定賦法每

二户出絲一斤供官用五户出絲一斤給受賜諸王貴戚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取一名儒梁陟充長官王萬慶趙著副之使直解九經進講東宮令大臣子孫聽講闊端取蜀初鐵木真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樞至是從軍忒木䚟破棗陽欲阬士人樞力止之拔德安得名儒趙復樞與之北來由此北方始知經學嘉熙元元年蒙哥擊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命劉中楊奐試取諸路儒生被俘為奴者亦就試分經義詞賦論為三科凡得士四千三十人復其家口

温不花攻黄州孟珙擊却之遂圍安豊杜果力戰却之帝遣使請和令還軍始制符印二年王師復襄樊窩闊台遣使求歲幣察罕圍廬州呂文德擊却之從行省楊惟中請建太極書院及周敦頤祠于燕京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配四年遣張柔等分道入寇淳祐元年窩闊台殂于鈋鐵鎼胡蘭山窩闊台量時度力擧無過事華夏富庶時稱治平賦性嗜酒晩年尤甚年五十六僭位十三年謚英文皇帝廟號太宗葬起輦谷第六皇后脱列哥那乃馬真氏稱帝初窩闊台遺命立第四子曲出之子失烈門及殂

阮咸琵琶

后召楚材問之對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遺詔
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二年張柔渡淮屠
通州三年與都剌合蠻用事權傾內外楚材憤悒成
疾而卒或譖於后曰楚材為相天下貢賦半入其家
后命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五年察罕寇揚州制置使趙葵請和乃還遣阿母罕
侵高麗克咸州平鹵城六年后臨朝幾五年召諸王
百官會答蘭答八思之地議立貴由久不決諸王將
謀亂會雷雨大作遂各散去后殂于咸淳二年稱制
四年謚昭慈皇后　貴由窩濶台長子母乃馬真氏

常從諸王攻戰皆有功即位于汪吉速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母后七年以高麗歲貢不入遣將伐八年貴由殂于横相乙兒之地國内大旱人不聊生諸王谷部遣使諸郡徵求無藝民力益困年四十三僣位三年謚簡平皇帝廟號定宗葬起輦谷貴由后斡兀立海迷失氏挾窩濶台舊命抱太孫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後以厭禳事覺為蒙古所殺補制三年謚欽淑皇后

蒙哥鐵木真第四子拖雷長子母朮惚烈氏窩台養以為子屢從征伐立奇功貴由殂久未立君中外人心咸屬意于蒙哥諸王拔都大将

兀良合台定議擁立蒙哥于濶帖兀阿蘭之地十一
年命皇弟忽必烈領治蒙古漢地民戸事開府金蓮
川初姚樞棄官隱居蘇門山至是忽必烈召之待以
客禮樞陳帝王之道為書數千言上之又召陵川郝
經咨以經國安民之道遣察罕等分道寇淮蜀忽必
烈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十二年以諸王欲立失
烈門分遷諸王于遠地賜死貴由后禁錮失烈門于
没脫赤之地遣諸王征西域諸國忽必烈征大理祭
天于日月山始用冕旒登歌樂以西域僧那摩為國
師總天下釋教汪德臣寇成都為余玠所敗命諸王

也吉侵高麗寶祐元年宗王耶虎與洪福源拔高麗禾山東州春州三角山楊根天龍等城忽必烈平大理下吐蕃二年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張柔城亳州三年遣劄剌觧侵高麗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衡與姚樞得程朱書大有所得慨然以道自任兀良合台征西南夷悉平之四年命劉秉忠營城市宮室于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崗名曰開平五年遣諸王出師入寇元帥卜憐吉觧略地渡漢江蒙哥自將入寇趨散關六年元帥紐璘取成都及彭漢等州遣洪茶丘等侵高麗宗王旭烈平西域諸國蒙哥

進軍轉掠至閬州之大獲山擒守將楊大淵為都元帥開慶元年忽必烈渡江圍鄂州帝命右丞相賈似道軍漢陽援鄂州尋移黃州私遣宋京于忽必烈軍講稱臣議和不許時蒙哥已殂于合州釣魚山至是忽必烈始聞其訃似道再遣京議定界輸幣都經歡許和忽必烈留張傑等遂拔砦而去蒙哥沈斷寡言不好侈靡御下甚嚴嘗諭曰爾等若得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不有災禍隨之者乎爾等戒之然性喜畋獵酷信巫卜或云圍合州時中飛矢而殂年五十二僭位九年謚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忽

必烈立　忽必烈蒙哥同母弟仁明英睿思大有為
於天下蒙哥盡屬以軍國庶事盡有關中河南地會
有譖之者蒙哥疑之置鉤考局大開告訐忽必烈用
姚樞計盡遣妃主歸朝自見蒙哥相持各泣下竟釋
疑罷局忽必烈時駐鄂州聞蒙哥殂而阿藍荅兒渾
都海等謀立弟阿里不哥因與賈似道許和北還民
心大悅景定元年親王合丹莫哥塔察兒等與諸大
臣勸進忽必烈三讓乃卽位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言
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倎入覲會憲宗將兵攻宋倎
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㬚已死若立倎遣歸彼必懷

德是不煩兵而得一國忽必烈是其言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内立中書省以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以郝經為國信使議和初定官制阿里不哥使阿藍答兒發漠北諸部兵稱帝于和林賈似道拘郝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行交鈔竝立十宣撫司阿里不哥使劉太平霍魯懐入京兆謀為變廉希憲捕誅之忽必烈自將討阿里不哥陝西行省丞相阿藍兒起兵與渾都海軍合遣合丹哈必赤擒斬之忽必烈至自和林以西僧八思巴為帝師二年聽軍中所俘儒士贖為民潼州安撫副

使劉整舉瀘州十五州叛降忽必烈授夔路行省由是盡知朝廷虛實高麗國王倎改名禃遣世子諶来朝忽必烈諭將士南侵自將討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北遁遂引還三年江淮大都督李璮全之子也以漣海三城来降帝授節度使封齊郡王王文統坐通璮被誅史天澤攻璮殺之四年遣國信使王德素来詰稽留郝經之故始建太廟是歲斷死罪七人五年高麗王禃来朝修世見之禮阿里不哥與親王玉龍荅失等謀臣不魯花等来歸忽必烈曰諸王皆太祖之裔釋不問惟誅不魯花等劉秉忠請都燕京從之改

為中都阿合馬請興鼓鑄之利超拜平章政事咸淳元年阿术入廬州及安慶諸路以安童為丞相時年二十一忽必烈以安童幼未經事召許衡俾議中書省事衡陳時務四事嘉納之二年遣黑的禮使日本三年黑的禮以高麗使者宋君斐金賛不能導達至日本来奏忽必烈責高麗王仍令遣官至彼以必得要領為期劉整言于忽必烈曰攻宋方略冝先襄陽襄陽吾故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忽必烈遣阿术經畧遂城于虎頭山以斷餉道四年高麗遣使来言備兵一萬造舡千隻遣脱朶兒往閲之視

黑山日本道路命耽羅別造船百隻五年遣史天澤經畫襄陽命國師入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阿术圍樊城京湖都統張世傑拒之敗績夏貴襲阿术于新郢敗績高麗逆臣林衍廢其王禃立禃弟淐忽必烈命趙壁聚兵平壤諭止誅林衍授高麗世子諶上柱國東安公敕率兵赴其國難淐遣金方慶表訴禃遘疾令弟淐權國事高麗崔坦等挈西京五千餘城來附發洪茶兵軍三千人往定高麗禃遣使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命國師作佛事于太廟七晝夜六年立尚書省初以尚書省統山東西河北地謂之腹

理大都燕京皆隸焉謂之都省此外重地則置中書省至是以諸王駙馬投下者併隸都省以高麗西京內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高麗王禃來朝以脫朶兒焦天翼為其國達魯花赤護送禃還國仍下諭有能執送林衍者重增官秩命許衡等定朝儀官制尚文等定文武儀仗服色高麗逆臣衍死子惟茂復襲衍職為宋宗禮所殺裴仲孫等立禃庶族承化侯温為王竄入珍島耽羅後為忻都所平范文虎以舟師來援襄陽劉整等力戰大破之發軍屯田高麗以忻都史樞併為金州等處經略使領屯田事遣趙良

遣使日本史天澤䇿萬山為一字城自是襄樊道絶
七年勑賽典赤瞻思丁等水陸并進圍襄陽許衡上
疏論阿合馬專權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
除集賢大學士兼祭酒如故選蒙古漢人官員子孫
及俊秀者充生徒教之阿朮敗范文虎于湍灘從劉
秉忠請改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八年阿
朮敗統制張順張貴于龍尾洲九年阿里海牙陷樊
城宣撫使呂文煥以襄陽叛降授文煥職昭勇大将
軍襄陽大都督定秀才學宮執事用欄帶唐巾十年
勑忻都洪茶丘等領戰船九百艘征日本建東宮忽

必烈思創業艱難移沙漠莎草於丹墀示子孫無忘
謂之誓儉草以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嫁高麗世子
諶遣諸將大舉入寇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之罪
諭伯顏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
是吾曹彬伯顏等渡江趨鄂州知州張晏然等降諸
州縣望風降附阿朮東下趨臨安德祐元年安慶知
府范文虎叛降阿朮授文虎西浙大都督忽必烈諭
降臣張晏然曰省卿奏云宋之權臣不踐舊約拘留
使者實非宋主之罪儻蒙聖慈止罪擅命之臣庶令
趙氏有祀卿言良是卿既不忘舊主必能輔弼我主

比遣廉希賢持書往使果能悔過來附即權臣似道
尚不加罪況今趙氏之祀幷遣中都海牙及郝經弟
庸來問執行人之故似道大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
經歸所過父老望經流涕廉希賢嚴忠範持國書至
獨松關浙西安撫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
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後獨松關破濡遁去為
希賢子所殺朝廷使人移書伯顏言殺使之事乃邊
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之當按誅邊將願輸幣請罷
兵伯顏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往臨安羽至平江被
殺阿术薄揚州遣御史王昔帖木兒括江南諸郡書

板及臨安秘書省乾坤寶典諸書伯顏屠常州殺通
判陳炤陳宜中遣柳岳陸秀夫于伯顏軍求稱侄納
幣不從則稱侄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
至平江伯顏不許宜中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復
遣岳至高郵為嵇聳所殺以高麗國官制僭擬遣使
諭旨官名爵號與朝廷相類者改正之二年阿里海
牙克潭州遣監察御史劉岊于伯顏軍奉表稱臣約
會長安鎮輸平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遊
騎至臨安府北關宜中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
上表請降伯顏進屯湖州令呂文煥范文虎慰諭太皇

太后宜中及張世傑劉師勇等挾益王昰廣王昺渡浙江遁去遣劉岊等充祈請使伯顏會文天祥於明因寺天祥面斥伯顏失信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制置使夏貴以淮西叛降天祥至鎮江亡去至温州永二王伯顏北還留阿剌罕董文炳追二王陸秀夫張世傑等封益王為大元帥廣王副之遂入閩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進封廣王為衛王即是年五月也景炎元年帝至大都忽必烈廢帝為瀛國公召諸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忽必烈

曰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固宜故相留夢炎叛降阿剌罕等分道寇閩廣宜中世傑等奉帝及益王航海趨潮州忽必烈命王恂郭守敬造新曆名許衡商證帝次于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軍門請降唆都使其子百家奴偕宙赴燕京二年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西僧楊璉真珈總攝江南釋教申嚴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帝次井澳劉深追襲帝至七里洋三年帝駐碙洲崩陸秀夫立衛王改元祥興即是年五月也祥興元年帝次于崖山張弘範進軍潮陽執文

天祥送于大都追封伯夷昭義清惠公叔齊崇讓仁
惠公加封程灝豫國公楊璉真珈發紹興諸帝陵及
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取取金寶二年名廉希賢入
中書稱疾篤戒其子曰天下苟無常制三代可復也
張弘範進兵崖山陸秀夫負帝溺于海後宮諸臣從
死者甚衆楊太后在他舟聞帝崩亦赴海崩張世傑
收葬海濵亦溺死于海宋統遂忽必烈混一以前改
元曰中統凡四年至至元十六年二月始統天下
鐵木真起于斡難河在大漠東北窩闊台即位於和
林在大漠之西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爲會同之

所初立元昌路後改轉運和林司自忽必烈遷都燕
號大都改設和林宣慰司嘗以勲舊王公領之自此
北行三千里名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謙州益
蘭州再行千里至大澤上都在桓州東邇地皆松號
千里松林忽必烈稱開平府尋陞上都嘗避暑於此
其宮闕市肆之盛與大都埒其東京即遼陽忽必烈
改立遼陽等處行省統路七自漢以來版圖所隸未
及混同江以東遼金創興闢地始廣至于元其地北
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道里不可以
數計其兵制長萬夫曰萬戶其次爲千戶百戶忽必

烈內立五衛以總宿衛外則萬户之下置總管千户之下置總把百户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簽為兵十人為一牌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其官制鐵木真以下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户後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定官制中書總政務樞密掌兵柄御史司黜涉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蒙古人為其長漢人南人貳焉代有拜天之禮衣冠祭器尚質純報本反始出

於自朕蒙哥始用冕服拜天其宗廟之祭割牲奠馬
湩巫覡以國語呼累朝帝后諱而告之忽必烈始制
祭服祭器牲用馬牛各一羊鹿野豕天鵝各七其主
殂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刳肖屍形僅容身殮用貂
皮襖皮帽靴襪殉以金壺盞椀楪匙筯殮訖用黃金
為四箍束之國初冠服並從舊俗忽必烈取漢唐宋
金之制為祭服公服質孫譯言一色服也內庭大安
服之冬夏不同無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
下至樂工衛士皆有其服上下之別雖不同總謂之
質孫鐵木真用夏樂窩濶台用金樂忽必烈始制大

成樂國初專用金法頗傷嚴刻至忽必烈簡除繁苛悉用輕典

論曰蒙古起北狄微細甚故服属于韃靼鉄木真奮振沙漠萬里外莫夏蹴金電掃西域窩濶台十路命使定賦崇儒寛厚儉約肰而乃馬真氏不遵貴命楚材憤終王若貴由短祚祁妻稱制幾墜厥緒衆戴蒙哥遐闢西南深入中土忽必烈雄畐大略統合區宇嗚呼三代而下夷狄雖軼中國未或有帝中國者自胡元而始焉自古雖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然五帝三王所傳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

明之時此亘萬古之一大變也悲夫

青莊館全書卷之二十三

青莊館全書卷之二十四

編書雜稿目録四

武藝圖譜通志凡例　武藝圖譜通志附進說
兵志周軍制論　兵志唐軍制論
兵志明軍制論　兵志備倭論
詩觀小傳　奎章全韻凡例

青莊館全書卷之二十四

青莊館全書卷之二十四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達城 徐晩脩 澗松 輯

編書雜稿四

武藝圖譜通志凡例 己酉五月命公及朴公齊家同纂詳見于附進說中

韓嶠武藝諸譜六技一卷並前後增總二十四技賜名武藝圖譜通志今旣蒐輯衆技博引羣書奄成一統其於名例若不改正則本末易混主客難辨故倣大典通編例隨其舊新標以原增其目則以小字

書於下其文則以大字標於上既標於上則雖更端
不為疊標互蒙上文然後命名通志之義始為明晰
若有辨証小則句間雙書案云云大則别行低一字
書案云云凡原增字案字皆加匡白文宏綱細目悉
禀　睿裁
愽攷　列聖朝建置軍門編纂兵書及内苑試閲倣
前史本紀年經月緯逐事排次命曰兵技總書别為
卷首但古今所紀詳略不同故無年者只書其　朝
無月則姑闕焉内苑試閲之逐年疊行者曰歲以為
例參差不一見者曰後亦如之至若　御苑御堂之

或書或不書槩從試藝日記

兵技不出刺砍擊三法故今以槍刀拳三技為首各以類從交戰出於倭劒因以附之馬才近于擊毬次其下騎步冠服圖說又次之各營技藝傳授各異作考異表附于末

參閱諸書器械圖式或有制樣可以取法勝於今式者則先圖華式次圖今式又有倭式則次于今式以備照式

原書器械圖解皆從戚書截出而圖劣縱橫細書者此編或展為大書故節略湊合之間或有一二字倒

捭更定者取其語簡意完
戚氏紀效新書茅氏武備志俱為是編之表準匪比
他書之泛引者故他書則曰某書曰云云至於戚茅
之書特書戚繼光曰云云茅元儀曰云云匪曰畢之
以示慣串習尚之意又撰戚茅小傳載于卷首俾人
人知其事實、
採摭韓嶠事實訓局緣起合成案說一篇載于技藝
質疑之下使前人創始之功久而彌彰
此書欲使將領卒伍人人曉暢故或有僻字與文另
註音意至若人物輿地器用動植之倫約畧註解而

平常者不足費釋稀僻者不必強疏用除繁蕪務取
清簡
槍制宜審桿材鍛制宜審鐵品故古今各國桿木及
煉鉄之法并次槍鍛之下以資擇用
原書有藤牌而今制無鏢槍盖刀鏢與牌相隨然後
可攻可禦今附刀鏢于藤牌之下
雖非今人所隷習而如鍛勢及棍法拳法可資擊刺
者愽攷諸譜各次其下
舊圖或有左右失勢長短違式者今逐段審究人物
則别其衣紋向背形名則辨其圖尖銹漆

步軍冠服舊圖依戚畫帕首急裝不解其色樣今皆
釐改
舊書所繪各技步軍一張一面或二或三或四人數
不同眩於究審今則一張兩面各作上下兩格上格
書各技之勢下格繪人無過二箇馬上諸技依舊一
面只一人
圖在下而譜在上譜說不得不隨圖分合步軍則雖
並立一面而有別為一勢者必圜其譜以別其第二
人如倭劒千柳流柳彼流鋭刀舉鼎點劒之類是也
其在初行不與上文相連者不圜馬軍則有連上文

總結之語而文既分屬有若專屬下段者肰如月刀左顧一揮下有右顧一揮者三次之類是也此則又當連工文者

舊譜有散圖而無合圖今做武備志諸勢總譜例作譜而武備志之圈書勢名者悉代以圖又依輿圖百里尺縮承以碁盤影格以均步法

舊書總譜退則順書進則逆書殆有甚於貝葉之旁行今悉圈其勢名綴以墨線隨其地勢書其起終使縱橫環轉逐踏尋線瞭肰可得

原書旁解錯置圖譜之間未易繙閱今剔出旁解另

編一書附之可以便覽離之亦足單行且其話頭古今有異都鄙相混故一一釐改而器械制度及新撰解說姑不翻譯以就要約

銳刀既以茅氏勢法爲圖譜而與今連習之譜逈異故不得不以今譜別作總譜又別作茅說解使已習者不廢所學未習者知有所本

棍棒甲乙之勢最多相類故刪其文只曰某勢至其勢同上云云而諺解則欲令易曉故并依本文疊書

武藝圖譜通志附進說

本朝兵制始備於　光廟浸盛於　孝廟而逮我

聖上宏綱細目莫不畢具凡郊幸大閱以外武臣之
角射衛士之較藝歲有恒期月有常程萬機之餘以
試以勸大聖人不自暇逸貽謀經遠之略可謂盛矣
上之十有三年己酉秋　上召諭臣德懋臣齊家
臣東脩等曰武藝諸譜所載棍棒藤牌狼筅長槍鎲
鈀雙手刀六技出於戚氏新書而　宣廟朝命訓局
郎韓嶠遍質東征將士撰譜刊行者也　先王己巳
小朝代聽庶政歲己卯命增入竹長槍旗槍銳刀
倭劍交戰月刀挾刀雙劍提督劍本國劍拳法鞭棍
十二技纂修圖解作爲新譜語詳　顯隆園志予卽

祚初元年追　先志始命並前十八技隷習試取又
增騎槍馬上月刀馬上雙劒馬上鞭棍四技今又以
擊毬馬上才附于其下猗歟　列朝編纂兵書建置
軍營締造鞏固計無遺策然器仗之式擊刺之法顧
未有詳傳騎曹訓局御營諸軍或習馬而勢有同異
踵訛襲謬非細故也及今無事之日編成有用之書
則敵愾禦侮可期實効玆以武藝新舊譜二十四目
盡畀甫等省詳編摩賜名武藝圖譜通志甫等其博
蒐廣考以爲疏解發凡起例正其體裁凡厥得失亦
復論斷使其段落更端毋或兜攬混淆俾揚前輩之

美意毋貽後人之譏議焉因命開書局于壯勇營出
內府兵家二十餘部以資考檢亦有名物事文可以
旁引百家者命臣德懋繙閱古觀秘書臣濟家則
撫輯之暇繕寫鐫本臣東脩與營校之知兵者察試
技藝董飭開雕三閱月而工告訖書凡五卷臣等竊
伏惟念古之以書生談兵者若杜牧陳亮唐順之之
皆能通經學識時務口陳手畫磊落慷慨讀其書凜
凜猶有生氣至如我朝之韓嶠白衣為郎世推國士
無論其有關創武藝之功即其周旋於駱千斤劉大
刀之間者已足以奘奇偉之觀而長志士之氣矣臣

等碌碌學未通方朮不適用方之古人無能為役於
萬一而維我　聖上思深聽鼓鼙撫髀搜幽闡微
惓惓於韓嶠之書至使臣等發揮潤色流布永久編
摩之際輒飭臣等毋或掠其美而掩其善大哉言乎
臣等每奉　聖諭未嘗不讃誦而激昂使嶠而有知
寧不鼓舞於泉下也臣等謹考班固次兵家流權謀
形勢陰陽以外別叙兵技巧蓋習手之便器械積機關
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新羅之武烏兵法高麗之金海
兵書逸而不傳今不可攷而中國歷代器械之書亦
或不傳言制造者莫詳於考工記而辭義奧邃六韜

有兵用篇略而不備惟宋朝曾公亮武經總要兵器圖式最號精該王氏圖會戚氏新書茅氏武備志及圖書集成戎政之典咸宗是書而韓嶠之書既出戚氏源派明白有圖有譜按而行之如指諸掌亦可謂有用之學矣或曰兵者智謀而已矣陳猶末耳況於器哉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彼回旋踊躍嗥號示勇者一人之敵耳矣有於勝敗之數哉是則有大不然者嬰兒持釰賁育避匿者畏其器也孱夫之壹擊勝於勇士之百打者得其勢也故有謀而無陳與有陳而無器有器而無勢均之不可以為兵

古其兩陳相接彼之刀必剸而我之鋒已折敵之甲
已穿而我之矢已鈎當是之時雖使玄女握機風后
司命猶鷙鳥之鎩翮猛獸之翦爪將無所施其智謀
矣此圖譜之所作而為今日之急先務也是書既以
列朝所撰兵書該載卷首而 當宁御纂兵書如兵
學通隸陳總方已刋頒者外內府謄本猶數十餘種
臣等循次編錄則 上以事近夸耀不許至矣哉我
聖上撝謙之德也蓋嘗論之兵學通為營陳之綱
領武藝通志為技擊之樞紐夫通者明也該也體用
互須本末相維談兵之家捨此二通亦奚以哉譬之

於醫推驗運氣診察經脉陳法也草木金石器械也烹炮劑研擊刺也若曰運氣經脉識其大而已安用彼區區藥料之佐使云爾則庸師而止耳夫我國之人讀書者徇空虛而略名物制器者溺見聞而昧度數百藝疏荒不師古昔雖有忠智強力之臣徒手馳騖何補於事哉今我 聖上撫熙運而御至治大置

奎章武設壯勇神明禮樂煥然改觀破膠固之習適弛張之宜以至一藝之工一事之微莫不濯磨淬勵綜核名實則通志之書特制作之一耳雖然百工之事大抵皆出於聖人故三代之器逾古逾巧古之

名將皆有巧思史稱諸葛筩袖鎧五石弩射之不入都穆評漢槍精緻歎古人作一毫未嘗苟且今我國方數千里據山海之利地非不足矣倭人購晉州之鉄煉成寶刀哥舒二年之木北使得之以爲珍則材不改求矣駱尚志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數年之內可得精卒數萬則民不異於曩昔矣苟能董百工以治其器募良師以習其藝凡在登壇制閫之列荷戈執殳之流悉能按圖考譜通其術而求其用則可以策全勝於不戰垂鴻烈於無窮國需楨幹之材家播干城之詠矣夫獅子弄毬跳踉偃仆終日不休及

其搏象搏兔皆用專力者毬之所推也倭人燕居前置藁梲手把木刀閒漫擊梲以習其勢技安得不神乎夫兵不得已也然聖人用之以禁暴止亂之義則未始不與利用厚生相為表裡故春蒐秋獮所以簡其馬也鄉飲之禮所以習其射也以至投壺蹴踘之戲莫不有微意存於其閒則是書之作又豈特兵家之一事而已哉推而廣之凡農圃紡織宮室舟車橋梁城堡畜牧陶冶冠服盤盂民生日用之具所以事半而功倍者舉將牖其迷而導其俗紹周官之遺則襲華夏之舊制朝廷講實用之政黎庶守實用之業

文苑撰實用之書卒伍肄實用之技商賈通實用之貨工匠作實用之器則何慮乎衛國何患乎保民也武臣等躬逢右文猥承纂次之任豈直為托名文字之榮而已萬世昇平永賴我 聖上止戈之化云爾

兵志周軍制論 辛亥七月開局於秘省 命纂輯國朝兵制與柳公得恭朴公齊家同纂其歷代外國兵制下段各附論說公有周唐明倭四論

王宮內外不可不嚴密故周自文王以來謹於內治宮正宮伯罔非正人綴衣趣馬亦惟吉士非王族則皆功臣之世與賢者之類爾是以奉燕私則從容養德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虎賁八百人即天子之親

兵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與六鄉之軍無事則散有從則召不同焉者重宿衛也夫天子六軍見於夏書胤候之征而大司馬之職唐虞之際闕焉無聞以其古者兵刑合為一官肰夏承唐虞則古亦有司馬之官而其制不可攷也制軍之政至周大備以田定賦以賦出兵征伐隸之司馬伍籍屬之司徒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都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故寓兵于農寓將于卿父子相繼無招募之繹騷而額不缺耕稼自給無廩餉之經費而食常饒有事調兵則天子以一牙璋發之六軍之命制于至尊事已則為軍將者蕭然

釋兵亦何患乎久握戎權飛颺跋扈有如後世所謂
強臣也哉若其聯比挨次大小相維六鄉在於百里
之内而為正軍六遂在於百里之外而為副倅合之
則當為十二軍而以其迭用故常時秪是六軍七尺
六尺之征以其才也六十六十有五之舍以是齒也
每家惟取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以備更休皆
寬民之力而亦有校閲之制田獵之禮坐作進退以
講武也刺伐擒縱以簡衆也可見聖王安居思危之
意吁其至矣盖成周制軍之法此其大略而萬全無
弊可謂盡善肰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

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師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而為兵兵安得不惰聚兵而專將將安得不驕魯之兵甲齊之內政晉之三行鄭之兵賦楚之荊尸逾變改而逾僭擬蕩然無復周王之制至於秦之上首功而生民之禍憯矣

兵志唐軍制論

府兵之制昉於周太祖補西魏時用蘇綽言倣周典置六軍合為百府隋因其舊定其制為十二衛至唐始備以二府統十二軍以十二軍統六百三十四府三代以下之兵制未有如府兵之善者其為利者有

八中外相制上下相維一也民無失業可以省養兵
之費二也兵有定籍可以省召募之煩三也無事則
散耕有事則聽調三代寓兵于農而府兵則寓農于
兵是兵農雖分猶不分四也更代番休無長征久戍
之兵而民力不困五也兵興則命將兵罷則將歸于
朝釋握兵之權六也兵不精者罷其折衝與刺史責任
既專則士皆素練七也兵皆土著而安業顧戀宗族
人自戰家自守無逃亡轉徙之患八也高宗以劉仁
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
來昇平日久府兵漸壞為人所賤百姓恥為之牛仙客

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張說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此府兵之始變也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變廢而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糧并廢此府兵之再變也李泌欲復府兵而未果也憲宗中興亦宜復舊急於近效不為遠圖惜哉自府兵壞而方鎮盛玄宗之西狩代德之播遷所藉而興復者方鎮之力也能禁方鎮之不強盛而逆命得乎方鎮既盛而天子失權恃以自衛者惟禁

軍安得不增置羽林龍武神策神武等諸軍乎方鎮之盛也甲兵險要財賦人民擧以委之悍將得兵權以脅天子禁軍之盛也藏姦民蓄逋逃無勝兵而存空籍又諸軍皆以宦官主之德宗以後方鎮與宦官相為仇讐天子右宦官則召外禍右方鎮則啓內釁推其原則皆廢府兵之故也蓋府兵耕戰之兵也彍騎召募之兵也耕戰之兵廢則召募之兵起府兵之壞壞于天寳之怠荒非彍騎之過也

兵志明軍制論

元起沙漠兵制簡略不可為法故　皇明接元之後

而未嘗因元之舊蓋　太祖久歷戎行洞悉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制為劃一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有唐府兵之遺意衛所都司猶唐之折衝府也五衛都督府猶唐之二府十二軍也其法最為盡善唐一變為彍騎明一變為團營皆不得不變者也然初制不可復興遂以痼團營之制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其法頗善而歷累朝更營制盛益不振　毅皇帝集

九邊家將突騎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　帝自爲大將軍而十二營之號因自如嘉靖初兵政廢弛邊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僅選三萬騎號東西二官廳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之私家後罷十二營復併爲三大營厥弊源已深不可以救矣大抵衛所之兵疲於番上京師之旅困於占役馴至末造尺籍久虛行伍衰耗流盜蜂起外蕃充斥闖豎降於闖門禁軍潰於城下而國統遂墜矣

兵志備倭論

日本地形如人字遠我國東南二海東海北西海左

深常多大風水性悍急絶無島嶼無以避風經宿且
白頭山大麓濱海而北迤南走自慶興至平海無一
平地故東海自古無邉虞惟高麗高宗戊午東真餘孽
以舟師来圍高城之松島而已自文宗以後倭寇始
作而止於嶺南海沿忠宣時至犯湖南之羣山楸子
等島忠定時至犯京畿之三木紫燕等島恭愍時至
於海西之鳳山關西之宣川大抵西南海沿無歲不
侵而關北嶺東一不入冦至恭愍二十一年始自咸
興轉入北青為萬戸趙仁璧擊破二十三年冦江陵
及東萊諸郡辛禑九年又自江陵入淮陽至洪川又

入咸興端川洪原北青我太祖征之大破於咸興之
兔兒洞北非陸奥伯耆之倭直渡東海者而乃平島
大馬之賊來自嶺南寧海丑山島而入寇馬陸奥最
近我國倭人言壬辰秀吉之入寇也時未得薩摩故
不敢從一岐欲從陸奥以北而別有海路浦泥沮洳
鋪竹籬四百里欲渡兵馬猶畏其陷溺而未果云日本
東北海中有蝦夷國一名獲服一名日高見國又号
毛人國其南海浦名松前郎志摩守之城居至陸奥
之津經海上一百五十里自松前至曾宇夜三千八
百里即蝦夷之北界至加良不止島四百三十里即

與靈古塔東北三千里飛牙喀地方相接飛牙喀人
衣魚皮以犬負載地常泥濘一人足踏舉地皆動搖
蒲彌滿居人乘橇以取鷹卵蓋倭人指此地謂秀吉
鋪籬欲渡遂誇耀我人也蝦夷衣獸毛飲魚脂鬚長
如蝦行無足音登高行險捷於禽獸能行水底勇悍
無比前藏頭髮刀佩衣中草烏頭藥塗鏃射人肥膚
腐爛急剥瘡皮研傳生蘇始得不死嘗侵掠日本王
子武尊討平之仍爲奴國壬辰之難加藤清正深入
北關獲松前人世琉兒守領者其人風飄留居濟州
二十年清正得之甚喜以爲鄕導改名後藤次郎近

世東萊人亦嘗漂到蝦夷而還則蝦夷之境與我北閡相近籌邊之臣不可以不知至若阿蘭陁雖非我之隣近亦不可以不虞一名荷蘭一名紅夷亦曰紅毛在西南海中距日本一萬二千九百里其地近佛郎機深目長鼻鬚髮皆赤足長尺二寸常擧一足而尿如犬習西洋耶蘇之教其所恃惟巨舟大礟舟長三千丈廣六丈厚二尺樹五桅或八桅置二丈巨礟發之可洞裂石城世所稱紅夷礟即其制也為海中諸國之患　明末據臺灣後為鄭成功所敗嘗往來交易于占城咬哇等三十五國自為都綱每年六七

月舡載各國珎品異物来泊長碕互市倭人以我國人蔘詑爲土産而餌之博其重貨　孝宗四年有漂舡泊于珎島渰死幾半餘者三十六人轉泊濟州不通言語文字我人但稱西洋或稱南蠻竟不知爲何國人先是有吉利施端者從蠻舶来泊日本島原以耶蘇之教誑惑民衆祝天廢事悪生喜死關伯家康捕斬之小西行長亦坐誅　仁祖十六年行長家臣五人被竄于島原者復煽動邪教徒黨至三萬六千人襲殺肥後州太守關伯發兵勦滅仍約我國詗察餘黨之往来海沿者至是濟州人見漂人試以倭語

呼吉利施端則漂人皆歡喜　朝廷遣譯人朴延来審延亦剽人隸於訓局本名胡呑萬改稱朴延延見漂人叙話垂涙漂人皆願服屬遂分隷于京外諸營有善星暦者及善鳥銃大礮者十四年留置全羅左水營者八人潛乗漁舟逃至長碕對馬島主書契有曰阿蘭陁即日本之屬郡而今留貴國者八人逃来長碕又曰其餘留在貴國之人必是學習耶蘇者執言恐喝要索權現堂香火之資我國雖始知漂人為阿蘭陁而亦不深辨其非日本之屬郡也日本狡悍為我強隣而駕馭蝦夷牢籠紅毛惟其指使如虎傳翼

天下之事變無窮而患生於所忽乎常無事之時不可不商確四方蠻夷之情狀亦不可以窮遠荒絶忽而易之也

詩觀小傳 壬子夏命閣臣選諸體詩自古迄以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諸家命曰詩觀仍分撰詩人小傳以唐宋明三代劉之公

太宗皇帝姓李氏諱世民高祖次子在秦邸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既即位置弘文館命學士番宿討論典籍雜以文詠天章秀發流麗高朗有唐三百年風雅帝實啓之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和之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不

風靡帝曰朕試卿耳後為詩述古興亡嘆曰此詩將何所示勅褚遂良卽於世南靈座焚之在位二十四年謚曰文有御製集四十卷

玄宗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景雲元年立為皇太子開元之際勵精圖治旁求宏碩講論藝文貞觀之風駸駸復振嘗親揀廷臣許景先等十一人為諸州刺史濵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濵盛供具奏太常樂張水嬉賜詩令題座右且給紙筆令自賦帝詩諄諄懇摯如漢天子之詔令可以想見當時之盛事惜乎天寶之政鮮克有終在位四十

七年謚曰明有御製集一卷

王勃字子安龍門人文中子通孫也六歲善屬文麟德初對策高第授朝散郎補虢州參軍坐事除名父福時遷交阯令勃往省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九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齊名天下稱四傑勃才思敏速圍碁率下四子成一詩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豊積人謂心織舌耕其為詩命辭贍縟屬對精切庚信後一人有集三十卷

楊炯華陰人聰敏博學善屬文年十一舉神童授校書郎歷官崇文館學士武后時坐事除盈川令卒於

官炯聞時人以四傑稱自言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
后張說曰楊盈川詩思如懸河酌之不渇既優於盧
亦不減王也有盈川集三十卷

盧照隣字昇之號幽憂子范陽人高宗時官新都尉
棄官隱具茨山武后封嵩山聘賢士照隣自悼病廢
與親屬訣沉頴水而死詩多悲壯頓挫盡其所遭阨
窮而然也有集二十卷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詩歴官臨海丞棄官去除敬
業舉義署為府屬為敬業草檄斥武后罪狀后讀之
矍然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

終或云落髮為僧遍遊名山尤工五言詩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為絶唱有集十卷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擢進士第武后朝歷官右拾遺因事繫獄憂憤而死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駢儷穠縟子昂横逍頽波丞廻正派李杜以下咸推宗之初為興詩王適稱之曰必為海内文宗蓋其音響冲和詞旨幽邃渾然有平大之意有集十卷

李嶠字巨山贊皇人弱冠擢進士第武后時官鳳閣舍人景龍中同書門下三品玄宗朝貶為盧州別駕嶠富於才思接武王楊勃然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

取法張說嘗稱其文詞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有集五十卷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後孫擢進士五言工麗與李嶠崔融蘇味道齊名性矜誕嘗曰吾文章屈宋當作衙官書跡羲之當北（使）面累遷洛陽丞武后令賦歡喜詩甚見喜賞歷官至修文館直學士有集十卷

宋之問一名少連字延清弘農人初徵令與楊炯分直內教景龍中累遷考功員外郎時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之問與薛稷杜審言首膺其選睿宗即位以

猶險徙欽州長史尋賜死之問與沈佺期為有唐律詩之龜鑑情多興遠宗啓盛唐風調有集十巻

沈佺期字雲卿内黄人善屬文尤長七言擢進士第神龍中歷官修文館直學士江左詩至沈約以音韻相尚屬對精密及佺期與宋之問尤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為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有集十巻

張說字道濟一字説之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擢第一授鳳閣舍人開元初歷官中書令封燕國公尋左遷刺岳州後拜尚書左丞相卒謚文貞為人敦氣

義延譽後進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文辭精密壯麗謫岳州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有集三十卷

蘇頲字廷碩瓌庶子瓌初未知頲有客候瓌頲擁彗庭間客異其詠崑崙奴詩請收擧瓌始親之擢進士第歷官中書舍人玄宗愛其文擢紫微侍郎知政事與李乂對掌書命襲父封號小許公卒謚文憲與燕國公張說為詩筆贍典則稱望畧等有集三十卷

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第歷官右拾遺張說嘗稱曰後出詞人之冠也拜中書侍郎

為李林甫所惡貶荊州長史尋封始興伯卒謚文獻
詩品高爽沈著肖其為人有集二十卷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擢進士第歷官給事為安祿山
所得服藥陽瘖賊平定罪陷賊官將原之累薦尚書
右丞嘗於輞川別墅與道友裴迪彈琴賦詩奉佛長
齋一日作書數紙別弟縉舍筆而卒縉表上其詩集
代宗勅答云卿伯氏抗行周雅長輯楚辭殷璠謂維
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蘇軾亦云詩中有畫畫中有
詩有集四卷
孟浩 字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與張九齡王維為

忘形友維私邀入內署適明皇至浩然匿牀下維以
實對帝命浩然出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
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因放還開元末疽發背卒浩然
為詩造意極苦洗削凡近開元間得建安體者推李
杜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浩然也有集三卷
儲光羲兖州人開元中登進士第玄宗命中書試文
章歷官監察御史安祿山亂後坐陷賊貶官光羲詩
瀟而遠幽而雅不冝為王孟之流亞所謂詩大妙用
有隱有秀光羲蓋兼之矣有集七十卷
王昌齡字少伯京兆人開元中登進士第又中宏詞

科累遷江寧承旣節不謹細行貶龍標尉歸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昌齡詩緒密而思清與高適王渙之齊名高棟曰詩莫盛於唐莫備於盛唐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江寧之聲俊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間氣有集六卷

李頎東川人開元十三年擢進士第官新鄉尉頎詩沖秀細潤無體不備高棟品彙主風韻鍾惺詩歸宗悟解而俱於頎詩欣賞不已棟曰沉贊頓挫抑揚悲壯法度森嚴神情俱詣一味妙悟遠出常情惺曰李頎勁渾儲王一派律詩帶古如小楷兼楷法有集三

卷

常建開元中擢進士第大曆中為盱眙尉殷璠稱之曰詩似初發通衢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其旨遠其興邃高才無貴士誠哉是言左思終於紀室鮑照卒於參軍建亦淪於一尉士論悲之有集一卷

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二十一年進士歷官隨州刺史權德輿嘗謂長卿詩為五言長城皇甫湜嘗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為老兵其見重如此高棅曰天寶喪亂光岳氣分風騷不完文體始變其間劉長卿錢起韋應物柳宗元後先繼出各鳴一

宗有集十卷

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載登進士第歷官尚書考功郎中大暦中與韓翃李端輩號十才子江行諸絶句尤膾炙當世高椋曰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此中唐之再盛也有集十三卷

李白字太白成紀人十歲通詩書隱岷山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明皇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帝親爲調羹供奉翰林嘗侍帝醉帝命高力士脱靴力士摘其詩激楊貴妃帝賜金

放還永王璘辟爲僚佐璘敗長流夜郎會赦得還卒
白天才縱逸軼蕩人羣工薄曹劉下凌沈鮑如無法
度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諸者也有集十三卷
杜甫字子美號高齋襄陽人審言孫也天寶初應進
士不第後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授兵曹參軍肅宗
即位甫自賊中赴行在拜左拾遺坐救房琯爲華州
司功參軍名補京兆功曹道阻不赴往依嚴武于成
都武奏爲功部員外郎武卒之東蜀依高適既至適
卒扁舟下峽寓耒陽縣令饋牛炙大醉而卒與李白
齊名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善陳時事

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有集十六卷

賈至字幼隣洛陽人父曾開元初掌制誥至擢明經第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父子繼美玄宗嘗稱之肅宗擢為中書舍人坐法貶岳州司馬大曆初官散騎常侍卒謚曰文至及王維岑參早朝倡和之作各極其妙館閣哲匠壹遵為金科式至今不已有集十卷

岑參南陽人文本之後少孤貧篤學登天寶三載進士第累官太子中允代宗總戎陝服委以書奏出刺嘉州杜鴻漸鎮西川表為從事流寓不還遂終於蜀參詩辭意清切迥拔孤秀每一篇出人競傳寫比之

吳均何遜興高適齊名心手如出一人有集八卷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舉有道科哥舒翰表為掌書記潼關失守奔走行在擢諫議大夫李輔國讒之出為彭蜀二州刺史進劒南西川節度使召為刑部侍郎封渤海縣侯永泰二年卒謚曰忠適喜功名尚節義年過五十始學為詩每吟一篇人皆傳誦其為詩往往從歛側歷落中出有集二卷

顧況字逋翁海鹽人至德中登進士第長於歌詩性好恢調嘗為韓滉節度判官與柳渾李泌善渾補政以校書徵泌為相稍遷著作郎悒悒不樂坐詩語調

客一作容

謫貶饒州司戶參軍後隱茅山以壽終況詩古朴詭異長於諷諫當與元結相伯仲有集二十卷

元結字次山河南人少不羈擢上第復舉制科國子司業蘇源明薦之結上時議三篇擢兵書參軍代宗立累遷著作郎拜道州刺史為民營舍給田流亡盡歸進容管經略使卒結詩淡刻直奧在盛唐自為一調只是一字不肯近人有集十卷

李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擢進士第授秘書正字坐事謫鄱江令入為中臺郎上元中出為台州刺史大曆中為袁州刺史與嚴維劉長卿冷朝陽友

善其詩卓然為中唐之高流與錢起別為一體往往涉於齊梁綺靡婉麗吳均何遜之流也有集一卷

韋應物長安人少以三衛郎事明皇晩更折節讀書永泰中授京兆功曹建中中累官蘇州刺史應物性高潔所在香火掃地而坐惟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與之酬倡其詩閑澹簡遠人比之陶潜稱陶韋品姿近道胸中先有一段真至深永之趣落筆自然清妙有集十卷

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登進士第建中初以詩受知德宗特除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

宰相請孰與帝御批翊春城無處不飛花詩曰與此韓翊以中書舍人終翊與錢起盧綸輩號大曆十才子爲詩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野珍之有集五卷

盧綸字允言河中人大曆初數擧進士不第元載取其文以進輔闋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貞元中綸舅韋渠牟表其才名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憲宗詔訪遺文文宗尤愛其詩詩從妙悟入嚴羽所謂透徹之悟庶幾近之有集十卷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元和中歷

官中書舍人從裴度討淮西遷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補潮州刺史穆宗初召拜國子祭酒累遷吏部侍郎卒謚曰文愈自比孟子誘進後學成名者甚衆爲文一返之古詩亦豪放不避麄險體格之變自愈始焉騁駕氣勢嶄絶崛強汪洋大肆而莫能止也嚴羽有言愈詩如金鵰擘海香象渡河大槍大刀君王親征氣象各別有集四十卷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登進士第舉博學宏辭科貞元十九年累遷禮部員外郎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移刺柳州卒宗元爲文章雄深雅健踔

厲風發既罹竄逐其堙厄感欝一寓詩文讀者為之
悲惻舊史稱宗元聡警絶人尤精西漢詩騷下筆創
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燦若珠貝蘇軾曰宗元詩在
陶淵明之下韋蘇州之上有集四十五卷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韓愈薦
為國子博士歷官國子司業為詩長于樂府與王建
并稱大暦以還為樂府者古聲愈下獨籍與王建稍
復古意或舊曲新聲或新題古義詞旨通暢悲歡窮
泰有古歌謡之遺風有集七卷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暦十年登進士第歷官侍御

史卒工樂府與張籍齊名宮詞百首尤綺麗繁縟可悉宮壼事實膾炙人口建與宦官王守澄爲同宗嘗語及桓靈信任中官守澄憾之曰君所宮詞禁掖深秘何以知之將奏劾建作詩解之守澄不敢有言此事足爲詩人作宮詞之戒有集十卷

盧仝范陽人自號玉川子隱少室山徵諫議不起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韓愈愛其詩厚遇之後因宿王涯第罹甘露之禍元和以後各開門戶至於仝之險怪而詩家之變極矣嚴羽曰盧仝之怪長吉之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有集三卷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歳能辭章韓愈皇甫湜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二人大驚自是有名詩尚奇詭絶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管絃仕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時人譬其詩于時花美女風檣陣馬鯨呿鼇擲牛鬼蛇神有集四巻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歴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朗州司馬落魄不自聊吐詞多諷托幽遠作竹枝詞武陵夷俗悉歌之居十年召還以作玄都觀詩涉譏忿復出刺遠

州久之以檢校禮部尚書卒與白居易友善居易嘗叙其詩曰夢得詩豪也其鋒森然不敢當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有集十八卷

元稹字微之河内人元和初應制策第一歷官承旨學士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出爲浙東觀察使太和初入爲尚書左丞兼武昌軍節度使卒與白居易倡和嘗旹言詩者稱元白號爲元和體序事務在平易明白後人有言元輕白俗有以也有長慶集二十八卷

白居易字樂天自號醉吟先生亦號香山居士下邽

人貞元中擢進士第歷官贊善大夫以言事貶江州司馬移刺忠州文宗立召還除太子賓客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謚曰文與元稹酬詠號元白與劉禹錫酬詠號劉白善為歌行長篇詞贍而旨達每有所作令老嫗能解則錄之道情敘事直寫胸臆有長慶集三十九卷

許渾字用晦丹陽人故相國師之後太和六年登進士第除潤州司馬累官郢州刺史卒潤州有丁卯橋渾別墅在焉因以名其集唐詩益自元和再盛之後體製始散正派不傳而如渾與張籍王建姚合賈島

之屬名隽一皆猶有進哲之遺韻渾元工於五言偶對精妍有集二卷

李商隱字義山自號玉溪生河内人令狐楚奇其文使與諸子遊開成二年擢進士第依桂管觀察使鄭亞爲判官後補太學博士客滎陽卒商隱詩長於詠史讀其隋宫馬嵬籌筆錦瑟等篇造意幽深託情微婉想其遭遇之不幸亦云可悲有玉溪生集三卷

温庭筠字飛卿一名岐太原人宰相彦博裔孫少敏悟才思艷麗韻格清拔工爲詞章小賦與李商隱齊名然薄行無檢幅數舉進士不第每入試場押官韻

作賦凡八叉手而成時號温八叉徐商鎮襄陽署為
巡官楊收疾之貶隋城衛卒有集二十八卷
韓偓字致光京兆人龍紀元年擢進士第累遷諫議
大夫兵部侍郎以不附朱全忠貶鄧州司馬天祐二
年復原官不赴召南依王審知而卒偓生當季世卓
然不撓遂不容於朝流離而死讀其感事三十四韻
其忠愛之意藹然可念詎可以香奩脂粉之體掩之
也哉有集四卷
司空圖字表聖自號知非子又號耐辱居士河中人
咸通末擢進士第歷官禮部郎中僖宗除中書舍人

歸隱中條山乾寧間屢徵拜兵部侍郎不起遷洛後被詔入朝以野髦丐歸朱全忠受禪召爲禮部尚書不食而卒圖少有俊才晚年棲遁有先世别業等休休亭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詩亦唏噓慷慨不堪重讀有一鳴集三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至道元年爲翰林學士坐謗訕出知楊州召還知制誥出知鄭州卒元之詩學李杜當昔西崑之體方盛而獨開有宋風氣歐陽修得以接響有小畜集六十二卷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輔三朝立二帝歷官右僕射封魏國公卒謚曰忠獻詩皆率臆得之而意思深長理趣流露皆從識度中出有安陽集

林逋字君復號孤山錢塘人力學不仕結廬西湖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賜粟帛詔長吏歲旹勞問不娶無子所居多植梅畜鶴其詩平澹邃美趣向情遠故辭主靜立而不露刺譏梅堯臣謂詠之令人忘百事有和靖集一卷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吉州人天聖

中擢進士甲科歷官知制誥出知滁州以翰林學士修唐書進樞密使歷刑部尚書致仕卒謚曰文忠其詩學韓愈以氣格為主愈皆出排奡之句脩一歸之于敷愉亦嘗自言詩學李白云爾有六一集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擢進士甲科歷官知制誥神宗即位召拜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變行新法元豐三年拜左僕射封荊國公卒謚曰文安石詩惟意所向不務涵畜後盡讀唐人詩集始悟深婉不迫之趣䏻其精嚴深刻步驟老杜論者謂其工緻有餘悲壯不足令人讀之筆拘而格退有臨川集

邵雍字堯夫號安樂窩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逸王拱辰薦之授將作監簿熙寧初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川團練推官三辭後受命稱疾不之官卒謚曰康節雍玩心高明德器粹然晚喜為詩平易渾融造詣理奥有擊壤集二十卷

蘇軾字子瞻一字仲和號東坡居士眉山人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熙寧二年判杭州坐為詩謗訕謫黄州團練副使哲宗立累遷兵部尚書紹聖初貶瓊州別駕徽宗立提舉玉局觀卒軾詩氣像洪潤鋪叙宛轉杜甫以後一人而已一皆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

未陳師道以詩文雄鳴當世皆資軾吹噓引進之功
云有東坡集九十二卷

梅尭臣字聖俞人稱宛陵先生宣城人以蔭補太廟
齋郎大臣累還宜在館閣召試進士出身嘉祐初以
趙槩薦累官屯田都官員外郎卒聖俞少即以能詩
名天下嘗語人曰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襲嘯云去浮靡之習
于昆體極槊之際存古淡之道于諸大家未起之先
此所以為梅都官詩信夫有宛陵集六十卷

黄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又號涪翁分寧人舉進士哲

宗朝為實錄檢討官秘書丞章惇蔡京論實錄多誣
貶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徽宗朝起知太平州忤趙挺
之羈管宜州卒宋初詩承唐餘而庭堅會萃百家句
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雖隻字半句不輕出為
宋詩家宗祖江西詩派皆師承之有山谷集六十四
卷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後山彭城人受業於曾
鞏以蘇軾傅堯俞薦為徐州教授累遷秘書正字平
喜作詩學黃庭堅少不中意輒焚去庭堅謂其詩深
得老杜之法今之時人不能當也任淵曰法嚴而力

勁學贍而用變涪翁以後殆難與敵也有後山集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號淮海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蘇軾勉以應舉始登第以軾薦除太學博士紹聖初坐黨籍出判杭州尋編管雷州徽宗立放還至藤州卒詩以韻勝追琢而冰渟王安石謂其詩清新似鮑謝有淮海集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葉縣人登上舍甲科紹興中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參知政事卒少學詩於崔德符問作詩之要德符曰大要忌俗而已與義於詩禮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

嘗賦墨梅徽宗嘉賞建炎間避地湖嶠不妄憂愛以
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有簡齋集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
士第累遷崇政殿太學士後為四川制置使拜叅知政
事進資政殿太學士亦其詩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清
新嫵媚奄有鮑謝奔逸儁偉窮追太白當時與楊萬
里陸游尤袤為南渡大家有石湖集三十四卷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十二歲能詩文蔭補登
仕郎以薦除刪定官孝宗初遷樞密編修官召見賜
進士出身范成大師蜀為叅議官後為寶章閣待制

封渭南伯卒孝宗嘗問周必大曰今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必大以游對人號小李白劉克莊曰放翁記聞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魂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為一大宗有集

朱子名熹字元晦或字仲晦號紫陽又號晦菴晦翁雲谷考亭滄州晚年號遯翁婺源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歷事高孝光寧四朝仕至崇政殿說書煥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曰文從祀孔子廟孝宗朝胡銓以詩人薦以未終喪辭雖不役志於詩而中和條貫渾涵萬品此和順之英華天縱之餘事也嘗自以為作

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方回曰文公詩溪得后山三昧有大全集一百卷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第爲零陵丞名其室曰誠齋光宗親書賜之歷官寶謨閣學士韓侂冑權日盛憂忿而卒謚曰文節其自序詩卷以爲始學江西既學後山五律又學半山七絶晚學唐人絶句後忽若有悟謝去前學渙然自得劉克莊稱萬里天分似太白有誠齋集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莆陽人以蔭入仕爲仙都令坐咏落花詩廢棄十年後起爲將作監賜同進士出

身歷官福建提刑卒當昔徐璣徐照翁卷趙師秀模擬唐律號四靈體克壯刻琢精麗與之并駈肽步歷老練布置濶遠論者謂江西苦於麤而冗莆陽得其法而能瘦能淡又能變化而活動有後村集

謝翺字皐羽號晞髮子又號宋纍者浦城人景炎元年樞密使文天祥大舉勤王之師翺詣軍門天祥署爲諮議參軍宋社既屋天祥遇害作西臺慟哭記寓居杭州西山而卒翺隻影行遊嘻嘻咄咄遇山川池榭雲嵐草木徘徊顧眄失聲慟哭一寓之於詩詩皆黍離麥秀之遺音可以攄麗於鄭所南唐玉潜有晞

髮集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又號水晶宮道人湖州人宋秦王德芳後也年十四以父蔭補真州司户叅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以程鉅夫薦入見世祖喜其才氣英邁神采煥發使坐右丞葉李上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曰文敏仁宗以孟頫比李白蘇軾詩清邃奇逸讀之有飄飄出塵之想

虞集字伯生號道園又號邵菴臨川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以薦除國子助教歷官奎章閣侍書學士卒謚文靖集弘才博學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嘗與

楊載范梈揭傒斯齊名集評載如百戰健兒梈如唐臨晉帖傒斯如三日新婦自評曰集乃漢廷老吏其詩之典練即此可知有道園集十八卷

劉基字伯温號郁離子青田人元末舉進士秘書監揭傒斯謂之曰子魏玄成流也累遷總管府判棄官歸青田山中　高皇帝徵為太史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卒謚曰文成基早見知於虞集集稱其詩曰發感慨於情性之正存憂患於敦厚之言王立貞曰明興立赤幟者二家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容之壯次及伯温有犂眉公集二十卷

高啓字季迪號青丘子　長洲人洪武初召修元史授國史編修官擢戶部侍郎放還魏觀守蘇州修府治啓作上梁文坐死其為詩發端沉鬱入趣幽遠自古樂府文選玉臺金樓諸體下至李杜王孟高岑劉白韋柳韓張以及蘇黃范陸虞揭靡所不合此之謂大家明初詩人允宜首推有缶鳴集十八卷

宋濂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人元末薦除翰林編修以親老辭入仙華山為道士洪武初徵授皇太子經居禮賢館修元史充總裁官歷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曰文憲濂為開國文士之冠於詩亦用全力為之嚴

整安切盡心慕韓蘇而具體者有集三十卷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四五歲能作大書以神童薦入大內 景皇命書麟鳳龜龍抱置懷中天順甲申登進士第累官少師兼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謚曰文正弘獎羣英力追正始於何李有倡始仞所為樂府別翻一格風刺并見涵畜可味有懷麓堂集

陳獻章字公甫號白沙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受學於吳與弼德冠辭完足以歆動天下以薦授翰林檢討卒謚曰文恭從祀孔子廟獻章詩雖宗擊壤源出

蔡其言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
韻則無詩矣有白沙集

王守仁字伯安幼名雲去號陽明餘姚人弘治己未
登進士第以兵部主事忤劉瑾杖闕下謫龍場驛丞
後歷官右副都御史論平宸濠功擢兵部尚書封新
建伯卒謚曰文成從祀孔子廟守仁功業學術振耀
千古固不必論其詩而詩亦秀拔如披雲對月清輝
自流有陽明集三十八卷

李夢陽字天賜又字獻吉號空同子慶陽人弘治癸
丑登進士第以户部員外郎劾張鶴齡繫獄旋釋忤

劉瑾致仕起為江西提學忤臺長罷官坐為寧庶人撰書院記繫獄尋釋卒謚曰景文與何景明齊名慨然復古不師自唐以後詩弘治中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為杜則李何為之倡陳子龍曰志意高邁才氣沉雄有籠罩群後之懷其源蓋出於秦風有空同集六十四卷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信陽人弘治壬戌登進士第累遷陝西提學副使卒景明始與李夢陽創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譏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然夢陽方雅簡默稍飾廉稜景明恬澹溫遜不露才美蓋

夢陽之雄厚景明之逸健宜學者之尊爲宗匠孫枝蔚曰大復五言句琢字鍊長歌滔滔洪遠五律全法右丞清和雅正七律自少陵以外無所不擬絕句秀峻莫比有大復集三十八卷

楊愼字用修號升菴新都人大學士廷和子也正德辛未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以議大禮力諫杖謫永昌卒天啓初進謚文憲愼在滇中嘗醉後傅粉作丫髻插諸妓捧觴乞詩輒次第命筆其爲詩穠麗婉至　旹而漢魏旹而六朝旹而四傑旹而李杜於才無所不備於體無所不兼有升菴集八十一卷

李攀龍字于鱗號滄溟歷城人嘉靖甲辰登進士第歷官陝西提學副使以河南按察使卒與王世貞謝榛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稱七子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其自叙樂府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又云日新之謂盛德王世貞曰七言律詩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焦竑曰七子互相矜許詞調往往如出一手有滄溟集

王世貞字元美號弇州太倉人嘉靖丁未登進士第累遷山東副使以父忬被禍解官補大名兵備後歷官刑部尚書卒世貞弱冠登朝與李攀龍修復西京

大曆以上之詩文以號令一皆攀龍既沒世貞著作日益繁富體兼百家包括今古而其地望之高遊道之廣聲律氣義足以翕張賢豪吹噓才俊操文章之柄登壇建幟殆五十年近古所未有也有弇州集一百七十四卷

吳國倫字明卿號川樓嘉興人嘉靖庚戌登進士第歷官貴州提學移河南參政卒國倫之詩雅鍊流逸情景相副在七子之列最為眉壽王世貞既没與王道昆李維楨柎主齋盟劉鳳屠隆輩相與附和有甔甀洞稿八十六卷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江陵人嘉靖丁未登進士第以禮部侍郎入閣官至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太學士卒諡忠文居正雖以奪情為清議所不容然其為詩文清麗典贍亦為館閣之高手有太岳集

奎章全韻凡例（壬子三月以場屋須行韻書多鹵莽命改撰務令繁簡適中乃以四聲分四層古叶古通多取邵氏韻畧）

三韻通考未知緣起似是 世宗朝命儒臣編定者至今為藝苑之懸法且其三格橫看做古表譜之例至為簡要然但四聲昉於沈約則硬定三韻名實不協故今定四格併編入聲今韻平聲三十部八聲十

七部章黼韻學集成始以十七部分隸于三十部蓋入聲雖是潤聲究其中聲犖然調叶但支微齊佳灰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韻無入聲今定四聲韻從章氏而閣臣徐命膺編奎章韻瑞已有此例

三韻通考蓋出於禮部韻畧韻府羣玉洪武正韻諸書而所收主為註觧不過二三字操觚者奉為甲令士不宏博謏非異事金濟謙與成孝基同編增補洵為近正然論原韻增韻間有稀僻不刪一字者以其行世已久人皆貫串也故今又續補仍與舊增彙次于各韻之下較今中華所用古今韻畧康熙詩韻不

甚零星反復勝蔦註解則博證羣書較舊頗詳如舊
註只稱木名草名水名地名之類已極疎忽其餘事
物名義蓋多脫漏逐字添註畧悉梗槩字脉則一從
正韻字典點畫編旁往往釐正務盡謹嚴以為朝野
之模楷
蒙古亂華音韻舛訛　高皇帝既定天下命宋濂等
一以中原雅音更定之令編韻書就洪武正韻字母
而從四聲通解諺翻之音東音則律之以字母之法
各字註解之下以諺字書華音圜匡東音方匡俱鐫白
文不煩更書見溪等字母德紅等翻切而一諺字足

以諺括亦甚簡便近世一種韻書以諺字大書東音其下小書華音位次倒置有欠正名故一切改正而不從

近世朴性源正音通釋華音則不刪俗音東音則特揭俗音定為適用之書而今編韻書務從典雅故至若華音之兒音ᅌᆞᆯ二音ᅙᆞᆯ之類明是蒙古遺音併屬刪汰東音之俗音者人皆自知何必更說然今編韻書為詞林之木鐸正音通釋作擬衆之指南與之並行固不相悖矣

洪武正韻排韻俱用字母之次互相為統今倣其例

以諺書俗稱反切之次為定一字互見於上平去入者字傍註則標○上則標○去則標○入則標　互見他韻者註部首字加圈匡一韻內字同而音義不同者註諺音加亞匡同字異形者註同或籀或古或俗非同字別義者全字下註別義異字通用者本義下註全字一字而通用二字者書於二字之間註全上全下

諺字一依四聲通解而俗所謂反切人皆易曉其中另有字母音所用難曉者如全清精字用ᅎ照字用ᅐ次清清字用ᅔ穿字用ᅕ全濁從字用ᅏ牀字用ᅑ

左右側畫互有長短隨字母而不同雖相見於四聲通解字母圖人或疑眩故姑拈數段以示槩畧侵覃鹽咸四韻終聲華俗皆呼爲ㄴ而正音通釋從之惟四聲通攷通解皆用ㅁ今從之

古昔有韻自六經始而屈原離騷揚雄太玄焦贛易林莫不有韻漢儒皆能通曉沈約拘以四聲古韻失傳唐人精通古韻者惟杜甫韓愈白居易柳宗元至宋吳棫作韻補始有成書朱子嘗取之以釋毛詩離騷邵長蘅韻畧爲近世通行之書而各韻之下編吳氏韻補及楊愼轉註古音與長蘅所自補若干條今

約畧抄附俾藝苑墨客畧識全鼎之一臠至若按而行之則顧炎武音學五書在耳茲故簡而不詳亦依潘恩詩韻輯畧例姑删註引只著書名且特揭翻切不標諺字者若曰翻切華音固可繹而不敢以諺字勒定東音慎重故也

古韻通轉諸家衆訟平聲之庚青蒸侵皆可通真而真與先不相通入聲之陌錫皆可通月職緝皆可通質而質與月不相通此則吳棫韻補例也近世詩人吳偉業最喜邵長蘅韻畧證諸古樂府及杜韓詩又質諸李因篤顧炎武定以東冬江相通真文元寒删

先相通蕭肴豪相通歌麻相通陽無通庚青蒸相通
尤無通侵覃塩咸相通上去入視此為例蓋亦不易
之論今以次附于各韻之下
五七律絶謂之近體近者非古之謂也不許通轉格
法截嚴俗用一入一出謂之進退格或絶句單通謂
之平沙落鴈原系陋習不當效法五七古詩始可通
轉而亦不必用古叶至於賦頌銘誄箴贊之類可以
畧用古叶譬如彝罍之陳敦瑟雅樂之懸鐘磬不廢
古意古響東人全不察此強稱散韻惟口是矢縱有
合作不可入選至如七言古詩押韻權奇嶮險以能

専爲致者不妨以一韻到底而歌行與托亦須迭用四聲每以平聲隔別然後音節頓挫古之作家大率如此

我東科詩頗其音調盖亦古詩之流肽古詩則通押入聲科詩則一切不押豈非陋規且科賦不拘四聲隨口通押命曰嘴韻無所顧忌至於增韻固多好字如支韻之鱗字獅字之類及其見於經傳之字本非逭僻而不敢通押亦甚無謂自今主試者詩則許押入聲及增韻賦則依例通轉俾存界限期還大雅

最為致者不妨以一韻到底而歌行與排亦須迭用四聲每以平聲間別然後音節頓挫古之作家大率如此

我東科詩頗其音調蓋亦古詩之流然古詩則通押入聲科詩則一切不押豈非正規且科賦不拘四聲隨口通押命曰嚐韻無所顧忌至於增韻固多好字如支韻之鰣字獅字之類及其見於經傳之字本非遠僻而不敢通押亦甚無謂自今主試者詩則許押入聲及增韻賦則依例通轉俾存界限期還大雅